

◇流年碎影

忆祖父苏祖馨将军

苏 晓

我的祖父——苏祖馨将军，字馥甫，1896年11月13日生于广西容县杨梅镇和丰村新塘，家境清贫。1909年冬，十三岁的他赴桂林，考入广西陆军小学，与李宗仁（第三期）为前后期、和黄绍竑、白崇禧同为第四期同学。后又与他们统一广西和北伐战争。1936年进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深造，与时任军委会副委员长、一级上将冯玉祥同学。

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，抗战军兴，苏祖馨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、一三五师中将师长。1938年1月中旬，于安徽明光勇猛阻击日军40余天，以伤亡1182人为代价和友军共歼敌2000多人，为李宗仁将军精心部署台儿庄战役赢得宝贵时间，奠定血战台儿庄胜利基础，因此立了头功，获记大功一次。随后在徐州突围战、5月30日正阳关阻击战、7至8月的宿太战役，以及后来在桐梓河、金湖寨、后湖寨与日军的激战和血战，双方伤亡惨重。至此，原一三五师两旅四团计12个步兵营全师9900余人，减至不足两个步兵营，全师不到1000人。10月18日，武汉会战到了紧要关头，第三十一军、一三一师奉命把仅剩的5个营归并一三五师。苏祖馨以此残缺不全疲惫之师，与日军精锐矶谷第十师团于平靖关血战至24日，歼敌1200余人，苏师伤亡失踪1500余人，一三五师基本打光。因此11

月奉调回桂整补接收新兵训练，重建一三五师。平靖关战役为友军向西转移、武汉民众疏散、最高统帅部撤离（蒋介石24日飞离武汉，25日武汉陷落）赢得7天宝贵时间，苏祖馨再获记大功一次。

1942年，祖父在安徽任第48军长时，在太湖县弥陀镇指挥作战，击毙日军大冢冢田攻。1945年8月升任第2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48军军长。同年8月15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苏祖馨受任第十战区安庆区受降官，接受日军各部20370官兵投降。抗战胜利后，因其功勋卓著，国民政府授予他忠勤勋章、胜利勋章，美国授予自由勋章。

1939年11月15日，日军为了切断我桂越国际运输线，诱迫中国政府投降，发动桂南会战。日军以其精锐第五师团（板垣旧部）和台湾混成旅团，在海空军配合下，从龙门港、企沙登陆，一路攻击北上，于22日到达邕江南岸。苏祖馨临危受命邕江北岸守备司令，统一指挥一三五师、一七〇师、二〇〇师作战，司令部设在二塘，一三五师指挥部在南宁三兴滕村北府庙。当天下午，日军在大队飞机掩护下，疯狂轰炸邕江北岸170师的青山防空点，企图从青山塔对岸强渡邕江，被一三五师四〇五团八连乘敌半渡击毁水中，韦权排用轻机枪击落敌机两架，其中一架在北府庙后山的断龙根跌落，致使日军渡江没能得逞。23日下午，日军以其优势的空军、炮兵协同强渡邕江，攻占了罗菊村和青山塔阵地。苏司令决心乘敌立足未稳，增加兵力恢复阵地，即令戴安澜二〇〇师五九九团派一个营反攻，结果没有成功。戴师两个团和黎行恕一七〇师在二塘与日军血战，戴师六〇〇团长邵一之、团附吴其陞壮烈牺牲，副团长文模重伤，我伤亡2000多人，歼敌600多人没能阻止敌人进攻。是晚，一三五师四〇四团、四〇五团退至镇宁炮台及附近继续抵抗。24日，日军渡江已达数千人，在其炮、空协同下，以主力由东西夹击南宁，敌众我寡，强弱悬殊，南宁陷落，12月4日，昆仑关失守。

16日，国军调集近30万兵力分割包围日军，31日，杜聿明第五军克复了昆仑关。是役，苏师敢死队攻击日军高峰阵地，进击南宁东北四塘，有力支持了昆仑关收复。日军昆仑关失守后，急从广东抽调第十八师团及近卫旅团反攻，1940年2月3日，昆仑关复陷敌手。

鉴于战役的不利态势，桂林行营决定：确保由柳州经宜山通往云贵至重庆国际抗战物资内运公路畅通，同时加强对日军的袭扰，使其不得安身，伺机收复南宁。3月8日，苏师配备炮兵一营、战车炮十二连，第二次攻击高峰坳，至使日军寝食不安、疲于奔命。5月30日，又袭击苏墟，将李炳南匪部打败。7月1日，苏祖馨奉调至安徽升任第五战区48军代理军长。他深知保护桂



苏祖馨将军

越国际物资运输线对抗战胜利的战略意义重大，不计个人升迁，生死度外，请缨暂留桂南战斗，待胜利后再赴皖任职。10月中旬，国军发动邕龙战役，28日，苏师率先克复龙州，日军往越南逃走，30日，第三十五集团军收复南宁，桂南又重新成为抗战的大后方。在桂南会战与日军血战长达1年之久，历经南宁战役、昆仑关战役、邕龙战役，是抗战以来22次大型会战中历时最长的会战。役后，我祖父苏祖馨掩埋好烈士的遗体、安抚好烈属家庭，才于1941年春赴皖任职。

1946年，祖父因不思内战，辞职还乡闲居。1949年冬移居香港，最后皈依基督教，于1963年5月3日辞世，享年六十七岁，安葬在香港基督教公墓。

2015年国共双方都给苏祖馨将军颁发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。

在我们的记忆中，外婆大半辈子几度搬家，租住过的几处旧屋，都是黑寂而幽深，只有天井上方的两尺许的天窗，透出些许光亮。这让孩子时代的我们习惯了从透光的天窗去仰望天穹、驰骋想象。

外婆最后一次租住的房子，是长长黑黑的过道边不到十平米的房子，横着走不到五步，竖着走也不到五步。两张睡柜（柜子）合并在一起，就是外婆的床。柜子里面一半装衣服，一半装口粮。紧挨着睡柜有一张小桌，桌上搁着一台水烟筒。

我会隔三差五去外婆那小住几日。白天外婆要上工，我就在长长的街道上数着青石板，等待外婆回家。有时候也会同街上的小伙伴们一起去街西头的车马大河里摸鱼虾。有一次，我和姐姐、妹妹在河边的淤泥里捉到了好多泥鳅。外婆下工回来给我们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——泥鳅炖红薯粉卷子。或许是美餐养胃吧，我们咂着嘴，早早入睡了。不知几更天，我被一阵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惊醒。睁眼一看，是外婆坐在桌边的小板凳上吸烟，“咕噜”声就是从水烟筒里发出的。我没惊动外婆，从被窝里露出两只眼睛好奇地看着她。

外婆一会儿吸两口烟，一会儿摸摸戴在左手腕上的玉镯，从那一

◇逝者追忆

明一灭的烟火里我看见了外婆眼里的泪花。

烟在小黑屋里缭绕，朦胧中我似乎“看见”了外公离开外婆的场景。

1930年的寒冬，刚从外面奔波回家的外公抱起出生才28天的女儿，还没来得及好好说说话，就有人匆匆报告：赶紧离开，有人来搜捕了！外公立即放下娃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镯戴在外婆的手腕上，然后再看了女儿一眼，转身，毅然离开了……从此，外公抛下了结婚才一年的妻子，丢下了出生才28天的女儿，踏上了革命的征程，外婆用一个24岁女人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。为了躲避搜捕，外婆带着母亲东躲西藏，背井离乡。后来连房子也被人霸占去了，外婆只得一直租住着小黑屋。

那一晚，我幼小的心里徒生许多疑问：外公为什么丢下妻子女儿？难道外面有比照顾妻子、抚养女儿更重要的事情？看着在烟雾中抹着眼泪吸烟的外婆，我甚至有点埋怨起外公来。

外婆的小黑屋

黄玉萍

1970代末，我和弟弟在花凉中学读高中，几斤大米和几瓶咸菜是我们一星期的食粮，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几乎每天都饿得饥肠咕噜，外婆心疼我们，就叫我和弟弟每天中午去她那里吃顿午饭。外婆居住的街道离学校大约一两公里。每天中午放学后我和弟弟像两只饿狼似的在田间的小路上飞跑。等到了小黑屋旁边，我们总能看到外婆手搭凉棚等待我们的身影。

外婆的粮食也是吃了上顿担忧下顿的。可为了我们能吃顿饱饭，外婆勒紧裤带省吃俭用。她有双灵巧勤劳的手，总能变着花样让我们中午饱餐一顿。最记得外婆煮的豆角、蒸的茄瓜。有一次我们刚到小黑屋门口就闻到了一股香气，揭开锅盖，香气直钻鼻孔。“这是什么呀？”我们急切地问外婆。外婆说这叫“蒸菜”，是用米粉和豆角掺和在一起蒸出来的。外婆给我和弟弟一人盛了一大碗。那味道，香香的，糯糯的，绵绵的。

那是外婆的味道，深深地渗进

了我们的味蕾。

两年的高中时光，我们与小黑屋结下了更深的情缘。小屋虽黑，外婆的爱足以照亮小黑屋以及小黑屋以外的我们的世界。

毕业后，我们暂别了小黑屋。由于为生计奔波，我们也很少回小黑屋看望外婆，总以为来日方长。可人生的路上没有想象的来日方长。1982年春寒料峭之时，我接到了外婆病危的消息。当我赶到小黑屋的时候，外婆已在弥留之际。躺在木门上的外婆，浑浊的眼睛盯着黑屋房顶的那块亮瓦，干枯手腕上的玉镯折射出一点微光。看着奄奄一息的外婆，我痛苦地想：外婆的灵魂已追随外公而去了吧？她能找到外公吗？

小黑屋，锁住了外婆一辈子的光阴。她用一年的婚史守候着五十多年的遥遥无期；她用她的坚强不屈，用她的忍辱负重，用她的勤劳勇敢，用她的忠贞不渝，用她的大爱无声，淋漓尽致地阐释了旧时代的中国女人。